書

栗谷全書

九

共三十七

へ16
2426
9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九目錄

書一

上退溪李先生別紙 附答書
上退溪先生
上退溪先生
上退溪先生
上退溪先生問目 附答書
與奇明彥 大升
答朴和叔 淳
答朴和叔
答朴和叔

樂浪書齋
2426
37-9

答成浩原 潭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答成浩原 附問書
答成浩原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九

書一

上退溪李先生別紙 戊午

朱子曰定靜安雖分節次皆容易進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最是難進處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之 此下缺

答朱子謂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之誠如所疑然聖人之言徹上徹下精粗具備隨人所學之淺深皆可用得安而能慮自其粗者言之中人以下猶可勉進自其精之極致言之非大賢以上固有所不能焉朱子此言乃以其極致言之耳若以是

藉口而自棄者其人之識趣已不足與議於道何可憂彼之藉口而卑吾說以就之耶藉口二字才有一毫此意便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先生曾問珥曰敬者主一無適如或事物齊頭來則如何應接珥以此言反覆窮之而得其說焉主一無適敬之要法酬酢萬變敬之活法若於事物上一一窮理而各知其當然之則則臨時應接如鏡照物不動其中東應西答而心體自如因其平昔斷置事理分明故也不先窮理而每事臨時商量則商量一事時他事已蹉過安得齊頭應接譬如五色同現鏡中而鏡之明體不隨色變同時缺照敬之活法亦如是也此則動中功夫若於靜中則須於一事專心如讀書而思射鴻鵠便是不敬蓋靜中主一無適敬之體也動中酬酢萬變而不失其主宰者敬之用也非敬則不可以止於至善而於敬之中又有至善焉靜非枯木死灰動不紛紛擾擾而動靜如一體用不離者乃敬之至善也以此推之舜之明四目達四聰齊七政修五禮如五器雖若多事何嘗不敬何往而無主一之功也先生以爲何如若方氏所謂中虛而有主宰朱子曰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此之謂也

答無事時存養惺惺而已到講習應接時方思量義理固當如此蓋才思義理心已動了已不屬靜時界分故也然此意分明似不難知而人鮮能眞知故靜時不思便認以爲窈冥寂滅動時思量又胡亂逐物去都不在義理上所以名爲學問而卒不得力於學也惟主敬之功通貫動靜庶幾不差於用工爾

又答所論主一無適酬酢萬變之義甚善其引朱子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及方氏中虛而有主宰等語尤爲的確惟此理非知難而行難非行難而能眞積力久爲尤難此衰拙所深懼而亦不能不爲高明懼也

程子曰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若於一事上窮不得別窮一事司馬溫公曰自未始有形之前曁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擧集目前可者學之此言近於格物而所謂可者學之者與程朱之言全然不同未若求其所當爲與其所以然者之妙也理本至善何嘗有不可若曰可者學之則與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何異哉蓋溫公以格物之格爲扞禦字知格物之要不若程子故其言如此先生曾以此言示珥故敢告不審何如

答窮理多端不可拘一法如窮一事不得便生厭倦遂不復以窮理爲事者謂之遷延逃避可也不然所窮之事或値盤錯肯綮非力索可通或吾性偶闇於此難強以燭破且當置此一事別就他事上窮得如是窮來窮去積累深熟自然心地漸明義理之實漸著目前時復拈起向之窮不得底細意紬繹與已窮得底道理參驗照勘不知不覺地幷前未窮底一時相發悟解是乃窮理之活法非謂窮不得而遂置之也若延平說待一事融釋脫落而後循序少進者卽是窮理恒規當如是其意味尤爲淵永與程子之言初不相妨格菴所論無可疑矣

又答來喩以事物之理擧集目前可者學之一段爲近於格物而深斥可者學之之說爲誤混不記前日面論如何以今所見殆不如盛喩也事物之理循其本而論之固莫非至善然有善斯有惡有是斯有非亦必然之故也故凡格物窮理所以講明其是非善惡而去取之耳此上蔡所以以求是論格物也今曰事物之理莫非至善何嘗有不可以此而訾溫公可者學之之說恐如此論理將墮於一偏而非內外一致之學也

八章釋敖惰處朱子曰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

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乃以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爲證胡氏曰敖惰非爲君子言乃爲衆人言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者此兩說如何和會若曰彼人可敖而遂敖之則能無病乎孔孟所爲乃不屑之敎誨也豈有敖之之心乎此處不能無疑但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爲禮惰只是懶於爲禮然則此章敖字之義與韓子所謂敖雖凶德之敖有異義耶

答敖惰之說胡氏謂爲衆人言者是也故章首以人之一字爲言而朱子解之亦曰人謂衆人又曰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可見其本非爲君子言也然其說衆人病處正所以曉君子使之知病矯偏以致之於中道故敖惰二字亦不可不就君子而論其所處之如何也蓋由衆人言之雖曰因人可敖亦曰情所宜有猶未免於帶累凶德者以其陷於一偏故也在君子則因其人平平而我略於爲禮乃事理當然之則也亦灑然無一點帶累向一邊底意思而其渾厚懇惻中正和平氣象依然自在朱子所以援取瑟隱几爲證者非實謂孔孟爲敖惰謂敖惰之在聖賢做處如是而已爾然則何嫌於同歸敖惰亦何慮學者之傲物輕世乎

敖字與凶德之敖本非字同義異就君子說時其義方少異耳

勻從金　勻從金

上退溪先生 丁卯

謹伏問令候何如仰慮仰慮前者宗伯擬望時珥意
頗以爲難而堂上則以爲銓曹當爲官擇人不可爲
人擇官此意亦好故不敢終止罪仰罪仰旣已拜
命不可少忍須臾以待　山陵之畢耶每覩勻旨常
有退意此誠出於不得已也但今　嗣王幼冲國步
多虞揆之道理恐不如勻旨也國家之沈於痼疾二
十餘年矣上因下循一毫不改目今民力已竭國儲
已罄若不更張國將不國立朝之士何異幕燕中夜
思之不覺起坐如珥微末尙且如此況明公受恩
三朝位躋六卿而能恝然於斯乎假使明公閉戶養
疾不窺闕門若在京師則士氣自倍望治有期國事
至重一身之私恐不暇計也伏乞上念　國恩下悶
斯民不以過謙爲心安神定慮簡接賓客爲久留之
計不勝幸甚且中昨日李愈之疏不知所道何辭但
聞自　上改擇葬日此誠美意也在下之道似當將
順陰陽拘忌之說明者所不道古昔聖賢豈不謹於
安厝而必以五月葬耶禮曰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葬
期旣近卒哭又促思之甚爲未安必擇吉日而不從
禮文大臣之意非愚陋所曉明公雖一日在職當盡
一日之責此事不可救正乎珥稟氣輕浮不敢安定
其辭遇事輒發不顧前後已被人言不少伏乞此書

丙丁之不掛人眼幸甚

上退溪先生 戊辰

謹伏問起居何如春寒尙嚴恐調攝失宜仰慮不已此中濫達至惶至悚曾蒙不揮之賜敢爾開喙 聖主傾心士林顒望東山之起終不可免未審何以處此耶珥嘗妄揣閤下謙恭太甚自以爲學力未至未可辦事故深縮不出此正程子所謂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也但士林之意非遽以經綸一國制禮作樂望之閤下也當今國事無一可恃以勢觀之似不可有爲而但 主上盛年美質向學不倦若培養輔導克成允德則太平之基其不在此歟閤下於經濟之才雖自以爲不足若深玩聖賢之書章明其義句分其旨溫故知新則環顧四境恐無居閤下之右者矣一介不敢妄取一介不敢妄與不厭簞食不屑萬鍾則環顧四境恐無與閤下比肩者矣其知如此其行如此而謙讓自卑若空空之鄙夫此所以 聖主傾心士林顒望者也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閤下之退縮愈深而世人之佇望愈甚其勢終不可止於此而已閤下若以經濟爲已所不能則何不只爲 主上曉析經義發其旨趣益勉向學之功不負 側席之誠乎國家之命脈其不在此歟百萬蒼生在漏船之上其命

懸於一人而一人之成德必資於閤下之上來惜乎機不可失也華佗醫緩醫之至善者也若必待此二人而可以療病則天下之人不死於病者幾希矣今閤下有疾將以求藥而世之醫者皆曰我非華佗醫緩而終不命藥則閤下之心以爲何如耶閤下之事何以異此日者疏中所道山禽異端等語出自何人之口耶言之者不必有情傳之者不必盡信而至陳於疏中無乃未安耶大凡學者雖未至於聖賢而進退出處當以聖賢爲師若曰我非聖賢不可效聖賢之所爲而可進不進可退不退則其可謂學聖賢者耶閤下雖自毀自詆終不可謂不學聖賢也今日之事揆之以道理質之以古昔權之以時勢參之以閤下之身則恐不可終退也既曰可進矣則儻來之物任其高下不可以此爲大嫌而不進也不寧惟是竊觀　主上之意必欲召致不來則不止若創爲近古所無之禮加之於閤下之身期於必來則以謙恭之心尤不能堪大段狼狽必甚於今日矣伏望汲汲先此而乘溫暖上來以副　聖主之誠以培國家之根以慰士林之望千萬幸甚珥輕浮駁雜之習仕而尤甚若此不已恐無以爲人中夜以思寒粟遍體儻得親近光儀鍼灸痼病庶幾有省而道路脩邈向風自警而已

上退溪先生 庚午

去冬因崔通禮伏承下札追今仰感不已珥年前喪外祖母畢襄事後上京憂患之餘形神俱瘁學問荒廢惕然自省思欲振發而無明師啓其途悶不可言前日仰問之目追未承下喩無任仰佇之至在江陵時因便達鄙狀未審下鑒否前承下敎云旣無舊業可歸則寧勿爲退計珥謹聞命矣但珥爲虛名所誤謬入名官之途所除皆非可堪之職若循例旅進則仰愧俯怍與平昔素志背馳故未免拜官輒辭以爲祿仕之計紛紜辭受無時可定衆口呶呶謗集于身世間毁譽雖不掛念而抑恐自處之道有所未盡每想幽巖長川有時欲脫走而未能爾進則無學可施退則無地可歸欲爲祿仕則拘執不許未知古人亦有遇此事而能善處者乎伏乞下示以爲迷途之指南千萬幸甚此中聽松先生碣銘得勻筆以垂後其孤成渾感祝罔涯寶祕不宣而潛示於珥其間或有可更仰稟處成君爲此專人進去伏乞勻答何如

勻從金 勻從金

上退溪先生問目

首章或問陳氏以由敎而入者庶幾乎位育云云珥疑其由敎而入者及其成功一也今承下諭以爲孔子之綏來動和顏曾不能遽及此固然矣但珥意以爲生知與學知資質雖不同及其大而化之則無有

差別顏子雖曰學知而只去聖人一間若假之年而化之則其綏來動和亦同於孔子矣若如陳氏之說則學知者終不能盡位育之功矣豈不沮學者作聖之志乎且下諭所謂不能遽及者誠是矣若曰終不能及則不可也此珥所以有疑於陳氏之說也

饒氏中庸中和分內外之說雖承下諭終不免有疑蓋以性情言之則謂之中和以德行言之則謂之中庸游氏之說精當矣然而致中和云者以性情包德行而爲言也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云者以德行兼性情而爲言也非若饒氏之說以致中和踐中庸分內外功夫如是之支離也夫大本達道者性情也立大本行達道者德行也若以立大本爲養內以行達道爲養外則可也今以致中和爲養內則是以立大本行達道皆爲養內也此外又安有踐中庸功夫耶若求中庸於大本達道之外則其病不翅牀上疊牀也且子思子明言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豈其無養外功夫而便致位育之極功耶饒氏之說終是未安更敎何如

答觀饒氏不曰此是內功夫彼是外功夫只云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言致中和亦有踐中庸底事踐中庸亦有致中和底意互相滋益故謂之交相養耳且如來喩旣曰以此包彼又曰以彼兼此亦

豈非內外交相養意思乎來說與饒說無甚相遠而於饒獨加苛斥無乃饒不心服耶

聖學十圖名義精切後學不可容議於其閒但小生所見似有一二可疑處疑當思問不敢終默西銘所謂惡旨酒以下至伯奇也此則似以子之事親比於人之事天以爲某事是顧養某事是錫類等云爾非謂列數之人皆盡道者也但取其一事爾今圖乃曰聖賢各盡道若如此言則舜禹曾子固盡道矣彼穎封人申生之徒豈盡道者耶

答穎封人申生等當初張子意非謂此人等盡道特借其事以就事天人分上而言則當作盡其道說不應與舜禹等分別人品以不盡道之義和泥帶水說了使事天人遇此等事亦和泥帶水不盡其道也林隱識得此意故幷謂之盡道耳來說張子但取其一事云云固亦知張子本意之所在如此則於林圖亦當以此意看了

林隱程氏心學圖可疑處甚多試言其略則大人心乃聖人之心是不動心從心之類也何以置之道心之前耶本心則雖愚者亦有此心矣若大人心則乃盡其功夫極其功效能全本心者也豈可不用功而自有耶且以遏人欲存天理分兩邊功夫已爲未安而其功夫次第亦失其序心在心思亦似易置旣曰

愼獨克復心在而乃曰求放心雖反覆推之終是失
亭闕下推衍至以顔子爲求放心此亦未安大抵聖
賢之言有精有粗不可就其精者而強求其粗就其
粗者而強求其精也孟子求放心之說泛爲學者言
也是粗底也孔子克己復禮之說專爲顔子而言也
是精底也今於其精底必抑而卑之使爲粗於其粗
底必引而高之使爲精則雖是說得行豈是平正底
道理耶且以愼獨置之遏人欲一邊則凡省察之事
皆當屬焉以戒懼置之存天理一邊則凡涵養之事
皆當屬焉然而盡心是知而乃屬乎涵養正心是行
而乃屬乎省察此亦不可曉也珥意此圖重文疊說

而已別無意味恐不必取也
答心圈上下左右六箇心只謂聖賢說心各有所
指有如此者以其本然之善謂之良心本有之善
謂之本心純一無僞而已謂之赤子心純一無僞
而能通達萬變謂之大人心生於形氣謂之人心
原於性命謂之道心於是以良心本心其義類相
近故對置諸上左右赤子心大人心道心人心以
其本語之相對故對置諸中下左右此六者正如
朱子以西銘前一段爲碁盤者同焉當其說碁盤
時安有功夫之可分先後耶自惟精惟一以下方
說做功夫底亦猶西銘後一段下碁子處一般其

以遏人欲存天理爲相對功夫其來尙矣眞西山亦云克治存養交致其功於此對說何爲而不可乎所以必歷擧其餘而言之者是豈謂必由於此一層而至於彼一層又以彼一層爲梯級而又上至第幾層耶蓋以爲聖賢論心法處不止一端皆不可不知皆不可不用功力云爾其從上排下亦以其作圖之勢有不得不然者非謂其如大學條目之有功程先後也求放心三字若如來諭而已則孟子當言曰學問之始當求其放心足矣何得謂學問之道無他云云耶若謂到顏子地位功夫已精細無復有一毫放心之可言則纔差失便能知之說著不得矣朱子每每爲學者擧此章者以爲始之固在此終之亦以此若以孟子之語推其極而細論之顏子之不遠復亦可以擬言於此矣至如心在心思盡心正心之易置則來說亦似有理然心非省察何由而在思而立乎大豈不是涵養則二者所屬初亦無礙忿懥恐懼等一有之而不能察云云則正心豈必偏屬於涵養乎盡心雖云屬知此圖非分知行只分遏人欲存天理耳盡心之訓曰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理而無不知也以此屬之理一邊豈有不可

第八仁說圖似當在心學圖之前不審何如

答仁說圖當在心學圖之前此說甚好此見甚超詣滉去年歸來始審得當如此及得來說而益信之卽已依此說互易矣

與奇明彥 大升○丁卯

昨承指諭諄諄不已退而思之終未喩高明之旨豈珥識見昧昧終不可學道耶何其不相合至此耶疑當思問更陳瞽說珥所謂知之至善云者不必深排夫至善云者只是事物當然之則也其則非他只是十分恰好處耳統而言之則知行俱到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方可謂之止至善分而言之則於知亦有箇至善於行亦有箇至善知到十分恰好處更無移易則謂之知之止於至善行到十分恰好處更無遷動則謂之行之止於至善何害哉先生只取統言之止至善而不取分言之止至善何耶若如先生之言則於行只有至善而於知無有至善也有物必有則知是何物而獨無至善耶若以知爲非物則明德且謂之物知獨非物耶天下之有名可名者皆可謂之物豈必物之物乃爲物耶以此觀之大學之止至善分而言之則明德亦有止至善新民亦有止至善就明德上分言之則修身亦有止至善正心亦有止至善誠意亦有止至善格物致知亦有止至善新民亦然合而言之則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然後乃極

之極功烏可判大學之極功止於不惑而終不至聖人地位耶且顏子未盡正心功夫云者此言初學者驟聞而不察之則反爲其病豈意先生亦有所不合耶且道聖人只盡其心性之分耶抑加毫末於心性之分耶若曰聖人於心性上又有加焉則顏子可謂畢心正之極功矣若曰聖人不加毫末則顏子固有一毫未盡處矣心正之極功既未畢則心之知亦有一毫未盡處矣且聖人之從心所欲者心所欲皆天理故也顏子之未得從心者心所欲有時非天理故也此所謂非天理者就其至精至微處言之耳非謂顏子便有惡念也既不得從心所欲則不可謂之盡

其止至善之分耳烏可謂之格物致知無止至善耶且先生所謂明明德雖盡猶未到窮理盡性地位者尤爲未安明明德之目有格物致知此則窮理也有誠意正心修身此則盡性也若如先生之說則大學功夫雖極盡而猶未至聖人也夫如是則孔子何不敎人以至極之道而乃敎以第二等之學使人雖盡其道只做第二等人耶先生又以爲能得爲不惑地位(更見大學此說本說不必深辨)故明明德未到窮理盡性地位此亦太同先儒之說各有所指不可執滯也能得固有淺深就其淺者言之則不惑亦可謂之能得就其深處言之則非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不可謂之能得

其心性之分也夫所謂聖所謂化所謂神者非渺茫
恍惚之謂也只是盡其心性之分而已若曰顏子旣
盡心性之分而猶未化則是聖人之德必有贅於心
性也烏可哉若曰顏子旣畢心正之極功而猶未盡
心性之分則大學功夫落在第二等矣且先生以爲
明明德旣盡然後方可止於至善珥以爲明明德旣
盡處此是明明德之止至善此說雖不大悖若學者
不察以爲明明德旣盡然後又求止至善功夫則豈
不大錯耶且先生所謂至善非中者亦未安至善乃
天然自有之中也聖賢之說雖各有所指而名之者
其實一也若皆二之則旣有至善又有中又有當然
之則學者將何所適從耶大抵古之學者耳聞目見
心思身踐之然後乃發於言如珥者只塗於口耳而
已宜乎所言之多窒也但君子不以人廢言伏乞更
加三思復示以至當之論何如吾輩中議論且相矛
盾則何暇定他說之是非耶此所以汲汲於歸一者
也

答朴和叔 淳○乙亥

台敎所謂湛一虛明之氣是陰耶陽耶若是陰則陰
前又是陽若是陽則陽前又是陰安得爲氣之始乎
若曰別有非陰非陽之氣管夫陰陽則如此怪語不
曾見乎經傳也且所謂冲漠無朕者指理而言就理

上求氣則冲漠無眹而萬象森然就氣上求理則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雖如此實無理獨立而冲漠無陰陽之時也此處最宜活看而深玩也

答朴和叔

伏承台諭諄複感荷實深但鄙意終有所未安者台諭所謂經傳所論未嘗及天地之先者最爲未安夫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未知閤下以此等說話皆歸之於天地已生之後乎小闔闢大闔闢之說此固然矣天地未生之前謂之陰者此甚當理雖聖人不可得而易也但既是陰則是亦象也安得謂之冲漠無眹乎以此知所謂冲漠無眹者只是單指太極而實無冲漠無陰陽之時也閤下且道天地只一而已乎抑過去有無限天地乎若曰天地只一而已則珥復何說若曰天地無窮生滅則此天地未生之前陰含陽者乃前天地既滅之餘也豈可以此爲極本窮源之論乎台諭又曰然則太極懸空獨立此又不然前天地既滅之後太虛寂然只陰而已則太極在陰後天地將闢一陽肇生則太極在陽雖欲懸空其可得乎張子之論固爲語病滯於一邊而花潭主張太過不知陰陽樞紐之妙在乎太極而乃以一陽未生之前氣之陰者爲陰陽之本無乃乖聖賢之旨乎嗚呼陰陽無始也無終也無外也

未嘗有不動不靜之時一動一靜一陰一陽而理無不在故聖賢極本窮源之論不過以太極爲陰陽之本而其實本無陰陽未生太極獨立之時也今者極本窮源而反以陰氣爲陰陽之本殊不知此陰是前陽之後也但知今年之春以去冬爲本而不知去年之冬又以去春爲始也無乃未瑩乎志在明道言涉不恭伏惟垂恕加察焉

答朴和叔

伏承台諭仰感仰感此事本不合輕論且人微言淺決無感動之望而猶不能自已者以閤下秉心平穩不加揮斥庶有可合之望也聖賢之說果有未盡處以但言太極生兩儀而不言陰陽本有非有始生之時故也是故緣文生解者乃曰氣之未生也只有理而已此固一病也又有一種議論曰太虛澹一淸虛乃生陰陽此亦落於一邊不知陰陽之本有也亦一病也大抵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本無其始陰盡則陽生陽盡則陰生一陰一陽而太極無不在焉此太極所以爲萬化之樞紐萬品之根柢也今若曰澹一寂然之氣乃生陰陽則是陰陽有始也有始則有終矣然則陰陽之機其息也久矣其可乎且澹一之氣是陰陽耶閤下前者目之以陰矣然則太極非根柢而陰氣乃根柢也但以陰爲陽之母而不知陽爲陰之

父也其可乎且邵子所謂無極之前陰含陽者亦截自一陽未動之前言之耳非謂極本窮源而實有陰陽之始也且太極爲陰陽之根柢而或陰或陽兩在不測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今若曰陰氣爲陰陽之根柢則是神有方而易有體矣尤不可也且所謂冲漠無眹者指理而言也若曰指氣則非陰則陽也不可謂之無眹也豈可以無形者便爲無眹乎今者空中皆氣雖無所見豈可謂之冲漠無眹乎是故冲漠無眹之稱如就氣上指本然之性也雖曰本性而實無本性離氣之時猶雖曰冲漠而實無冲漠之時也若曰實有冲漠之時而乃生陰陽則此亦陰陽有始也此處須著十分理會不可草草放過花潭用功非不深而但思之過中反以氣爲陰陽之本終歸滯於一邊理氣雜糅無辨不能妙契聖賢之旨豈不可惜哉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伏望於此語三致意焉

答成浩原 渾○甲寅

浩原足下前承示誨反覆開喩辭旨勤懇欲使聾者有聞瞽者有見僕雖凡下能不感發耶噫非足下不得聞此言幸甚幸甚足下疑於僕者誠是矣然尙有似不相曉者不可不吐露情實使知己者有所未明也僕自少懶於爲學十五六前所讀之書無幾十七

歲始有志於學下功未幾便得脾積之疾自後不能讀書但默而記之一日忽思先儒多記損心之語不復記誦頗覺不費力意甚便之于今數歲矣僕雖不懶倘爲斯疾所礙不能做功況以懈怠之資而有斯疾耶雖日撻而求其勤倘不可得況疑其篤缺而有所云云耶僕性不喜出入每好靜坐故不知者疑其耽讀惟與我同處一室者乃知吾懶耳於文章詞藻漸無意味近來絕不事鉛槧僕非於學問有進而於彼無味也直以懶與病謀安於無事耳此何異於黃門之貞哉文章雖曰小技不可容易言也其用功甚難安可徑造其門哉僕於文章少無所得足下乃以感動一國稱之無乃見卵而求時夜耶何言之謬也每怪世人多有過情之譽不意知己者亦有斯言也雖使僕實造妙處倘無所用不可戀著況於不得其門耶僕之不進於學問者自棄之罪耳非文藻誤我也自古勤者有立懶者無成夫何故有志與無志得失自不同也異端之勇於自修者君子猶不絕之者冀變感志回其勇於異端之心以勇於吾道耳設使僕勇於記誦詞章之習誠如足下所道則可以此心推之學問上此眞所幸也非所憂也士之所可憂者惟在悠悠泛泛耳苟有篤實奮厲之志則何患其不能有所成就耶足下所疑於僕者乃正僕之所乏者

也僕所謂似不相曉者此也世間本多不虞之譽而於僕尤甚此亦命耶僕讀古書數十遍然後乃誦而世人則曰某也一覽輒記不喜出入常在一室則乃曰某也耽讀不出門外亦不計疾病自去歲始披閱實學則乃曰某也於經傳精熟無比苟有稱道輒過其實僕亦莫知其故常嘆世人之不求實也不意知己之所疑乃無異於世人也人雖至愚苟不至於病風狂惑則尙知自愛僕安敢不憂疾病耶但投之以藥求所以治脾胃者三歲于玆終無寸效今者又問於醫則乃曰此非脾胃受病也乃肺傷耳苟醫其肺食可下矣方欲劑治肺之藥而未得厥材未果耳足下惓惓以謹疾爲喩非愛我之切豈至是耶足下所謂以科擧爲重規規於得失者僕安得辭其責耶此亦僕之所不得已者也僕世無產業窮不能家老親在堂甘旨常闕爲人子者能不動心哉傭作商賈如可爲也吾不羞賤但國俗有定士庶異業固不可抑而行之也猶有科擧一路可得養老之資故爲親屈耳非敢以干祿爲貪爲孔孟之正脈也父母之命苟不至於不義則皆可勉從僕其可不應擧乎旣有所事則不可全不用力故時做科文求合於程度此皆不得已耳非敢以此爲生平事業也科擧雖曰近世之通道其迹近於衒玉由此而祿仕則可矣由此而

欲行其道則恐不能也大丈夫處斯世也囂囂畎畝之間祿之萬鍾有所不屑也繫馬千駟有所不顧也必待人君致敬盡禮然後乃可幡然一起兼善天下功覆斯民耳安有售才騁藝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乃希聖賢之出處也哉古之不見諸侯者決不爲此也僕故曰由此而欲行其道則恐不能也僕雖志氣萎下胷中所蘊豈止科擧一事而已哉足下謂僕銳意科業置死生於度外者似過矣僕固可謂汲汲矣然何至如足下之言耶世俗之士迷不知向方者尙知功名爲身外之物僕雖至愚豈肯以儻來之物與一身而易之哉雖然責善之道誠不可不如是也足下之言豈云過哉僕今應擧之時已不能不爲得失所動矣前途夷險之際安能必其不受變於流俗耶足下所謂義利之分所爭毫末纔出於正便謂私邪者眞僕藥石也敢不敬受昌言以自鍼灸耶足下之言至此眞僕之幸也但僕亦有可疑於足下者不可不陳道鄙懷也足下所謂勿以有爲望我者此是情語耶抑自謙耶若自謙則可矣若曰情語則何其明於責人而暗於恕己耶大凡道非高遠難行之事只在日用耳日用之所當行者無非道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之所當素其位者豈特此哉素疾病亦可行乎疾病素憂愁亦可行乎憂愁君子焉往

而不自得哉足下既有疾病而尊先生宿疾終不永瘳固可無聊但日用之間隨時善處卽此是學安可一日偸肆耶一息尚存之前無非用功之地若待身安氣充然後乃可著力則吾見此心之日放也而已牛山之木能不受斧斤之害耶讀書一事只在明善窮理而已何必費力然後爲得耶足下日侍先生之側豈無所聞乎亦無所知乎尊所聞行所知則吾儕足下日趨高明光大之域矣尙何暴棄之是憂哉明鏡不能自照勇士不能自擧僕若有所見當無隱乎足下足下其亦勤勤示誨勿以朽木爲不可雕也嗚呼吾兩人之相磨切其可止此而已乎

答成浩原 乙丑

日者乘昏謁白先生致君虛枉悵悢不已欲更進而拘未署望君再臨今承不可期之示允增惘然幸緩行則一來相敍何如示喩鐫誨感深感深但引而不發反增迷惑何不明示耶所謂遷就者指何事耶以珥上來爲非耶珥本世臣也　君命之則不可固拒也若因此行便作流俗仕宦者則非也起頭突兀固難繼也利害之念則自謂不累於胷中也第未知不知不覺自有此念否耳尊嚴㑹論之說此何等議論耶如此等言足以起疑則無望於相知也想君必知傳者之妄矣餘非奉難悉

答成浩原 丁卯

至善與中之說尙未歸一緣珥所見自不端的故言不明瑩致足下輾轉生疑耳但先儒之說似是分明不可別生意旨玉溪盧氏曰至善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體統之太極也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以此觀之至善之體非未發之中耶至善之用非事物上自有之中耶蓋至善之體卽未發之中而天命之性也至善之用卽事物上自有之中而率性之道也止於至善者卽時中之中而修道之敎也至善上分性道而著敎字不得者至善是專指正理不兼人事而言故也惟止於至善者乃人事也德行也中字上通性道敎而言者中字兼性情德行而言故也中有二義而聖賢之言中多指行處足下乃以中爲體以至善爲用無乃未安耶蓋以正理對德行而言則正理爲體德行爲用正理如規矩德行如用規矩做方圓相似且足下以時中之中爲率性之道此亦似誤時中是修道者也若以此爲率性之道則道乃因人而有者也烏可哉細觀中庸首大文輯註則可知○中者性之德也大本也和者情之德也達道也時中者致中和者也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毫釐間不可有差且未發之中只是吾心之統體一太極也不可便喚做理之一本處易有太極之太極也足下所謂以吾心對事物而言則吾心爲體事物

爲用者甚是但以吾心對天道而言則天道爲體吾心爲用矣統體中也有體用各具中也有體用以易有太極之太極觀之則吾心之一太極亦是各具中之統體也易有太極之太極乃統體中之統體也易有太極之太極水之本源也至善與中之所從出吾心之一太極水之在井者也至善之體即中之體事物之太極水之分乎器者耳至善之用即中之用若以至善只作器中之水則是擧其用遺其體也以中只作井中之水則是執其體而昧其用也皆不成道理矣若曰至善與中同實而異指足下同實異指之示至當但其主意不是至善卽吾心與事物上本然之中同實處○至善是當然之則也必先見吾心之則然後可以知事物之則矣若曰吾心雖有則而所重在事物上云則事物之則反重而吾心之則反輕也大學工夫豈不輕體而重用輕內而重外乎千萬不是更呈商量○何謂吾心之則未發之中是也何以見之能敬則見之矣故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而專指正理而言異指處中卽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正理同實處而兼指德行而言異指處中庸之理是至善也中庸之行是止至善也中和是至善之體用也致中和是止至善也節節推之莫不相應如此立說方無病痛矣足下前日以爲至善卽中則但言至善或但言中足矣何必兩言之耶珥以此思之而得其說焉中庸之道至微至妙初學者驟聞之則力量不能承當或有流而爲無近名無近刑之學者矣是以聖人之教必先立至善以爲標的使學者曉然以事理當然

之極爲至善然後進之於中庸使知至善乃所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道則不陷於執中不流於過不及而眞能止乎至善耳此雖淺陋之見道理恐是如此

狄梁公事珥何嘗謂失節耶但謂之屈身耳屈身與失節有間而未盡其正也若曰吾君尙在母后妄作而可以屈身於周武氏則漢獻帝時亦可屈身於曹操耶足下推尊狄公之忠則可矣以爲人臣之正無過於此則過矣狄公只是忠臣而未盡其正也綱目前書周以狄某爲某官者抑其事周而屈身也後書其卒而不係于周者揚其爲唐而輸忠也如此抑揚

眞得其中矣大抵惟義可以盡忠忠不必盡義子文之相楚忠則忠矣所以僭王猾夏者非義也狄公之屈身忠則忠矣所以挾周爲唐者非義之正也然則欲得其正者遇此時當如何曰高宗之世天下無道可隱而不可出也設或不幸立朝不能見幾引退以儆武氏之變則當量其力可以擧義致誅則誅之不能則掛冠而去泯迹山林此人臣之正義也狄公乃周旋其間屈膝陰邪而惓惓社稷幸而成功其忠雖盛而其道已屈未免計功謀利枉尺直尋耳何以謂之無所爲而爲之耶無所爲者不計其功也狄公分明是計社稷之功而不計道之屈伸也不可謂無所爲也甯武子無所屈身不可比而同之也足

下所謂義理之辨所係甚大云云者極是學狄公而不至者流而爲馮道矣豈不大可畏耶武攸緒事足下見得是但寧爲攸緒之易不可爲狄公之難也（儒者正論不得不爾若以世俗之士觀之狄公豈可少哉）

答成浩原

顏子一毫未盡之說衆皆非之而珥獨不肯自非者非故立異而好勝也誠以鄙意終有所未安故不敢曲循衆見耳顏子與聖人所爭者只在思與不思勉與不勉耳其得之其中之則一也夫所謂思者非格致而何所謂勉者非誠正而何事物之來未能不思而必思之今日旣思而得矣明日事物之來又不免於思則可謂格致之功已畢乎今日旣勉而中矣明日又不免於勉則可謂誠正之功已畢乎夫所謂力之盡者只是就人事上極其力無以復加云爾非若聖人之動以天而不施人事也且顏子之査滓非若衆人之査滓也不貳過不若無過之可貳冰銷凍釋不若無冰凍之可銷釋也纖芥必見不若無纖芥之可現故比之於聖人則微有査滓耳格致誠正固學者事亦不可捨此而求聖人也位天地育萬物許大神妙不測是聖人之能事而其實不過學問之極功耳豈可捨學問之功而別求一種聖人道理耶足下以格致誠正斷然爲學者事以其十分盡頭歸之於

顔子而求聖人於格致誠正之外無乃未安耶此正釋敎拂迹超凡聖之機權也非吾儒之的論也低看聖人固不可求聖人於高遠恍惚之境尤不可也愚則以爲物極其格知極其至意極其誠心極其正者聖人也格致誠正而未造其極者君子也就君子上最近聖人而未達一間者顔子也未格致而欲格致未誠正而欲誠正者學者也聖人無待於思勉而自格致誠正顔子雖不免於思勉而亦不待著力學者未免苦心極力耳大抵珥則以不思而得爲知之極不勉而中爲行之極足下則以爲思得爲知之極勉中爲行之極又求聖人於其極之外此所以多言而愈不相合也顔子若造其極則聖人過其極而非中也聖人若止於其極則顔子必有所未至也所爭在此夫豈多言朱子有言曰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顔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方純是道心也已上朱子語深味此言則可見心正之極功非聖人未了而程子所謂顔子心麤者非謂衆人之麤心也珥之所謂未盡者豈敢胡說亂道哉

答成浩原

至善與中之論大槩相合其不合者足下之意以爲中只在於吾心而不在於事物故也程子有言曰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足下偶未之見耶大本者中之在心者也達道者中之在事物者也先儒多說中無定體若只以在心者謂之中則未發之中實體一定烏可謂之無定體耶從古聖賢之言中者多指其用或曰執中或曰時中皆指達道而未發之中則子思始著於中庸故先儒以爲擴先聖所未發若如足下之言則從古聖賢所言中者皆指未發之中耶至善是十分是處中亦十分是處明德有箇至善則明德有箇中新民有箇至善則新民有箇中何不可言之有愚之前書只言事物而欠日用二字足下之說是矣但旣謂之事物則日用二字在其中矣足下恐其泛言事物則吾心亦在事物中耶此則未然自天而觀事物則人心亦一事物者是矣自人而觀事物則吾心自吾心事物自事物不成只言事物而吾心亦在其中矣足下以爲章句釋至善不曰天理而曰事理其下曰天理者總會吾心而言之以此究其立名之義者頗不可曉若如此言則天理初不在於吾心而至於止至善然後天理乃在吾心耶事理者揔言天理之在事物者而省文曰事理而吾心之理亦在其中矣恐不可以天理事理爲在心在事之別而

究其立名之義也自天命而觀之則明德亦一箇物事明德之體卽至善之體而未發之中也明德之用卽至善之用而已發之中也明明德者卽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如此看破豈不分曉乎體統各具之說足下之說亦是但天命與性自有界限不可一向滾合也時中之說愚意亦非專以敎爲時中也只謂敎亦時中耳時中二字先儒有指達道而言者有指行達道而言者前書恐足下專以達道爲時中故有所云云今者又恐足下專以行達道爲時中也朱子釋時中章句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此指達道而言也其曰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此則致中)而無時不中(此則致和)此指行達道而言也達道是時中之道也行達道是時中之行也君子之能行達道者未有不能立大本者也故朱子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然則愚以時中爲致中和者亦非過矣先大學後中庸之說非特足下之言爲然也愚意亦主乎此也非謂學中庸而流於異端故立大學以救之也足下更取而徐玩之何如先儒曰中體難識善端易擴是故中庸論下學功夫必曰擇善而不曰擇中必曰明善而不曰明中豈不以中體難識乎若大學中庸各自明道不相管攝初非有意於先後次第則程朱之敎人先讀大學者非孔曾子

愚之意也不先大學從事於格物致知而徑學中庸欲上達天理則吾未保其善學聖道也足下責愚以敢言至引荀卿不覺竦然自失也雖然以學言之則愚幸而生於朱子之後必不爲性惡之論以才言之則愚不幸而才不足雖欲爲荀卿不可得也足下憂其退墮不爲善可矣勿憂其爲荀卿也道孤之說誠如下諭深恨深恨但愚意恨無朋友講磨相長之益耳非敢以任斯道者自處也點撿自家之諭當服膺而終身焉

狄梁公事足下所見終始未瑩龜山之論指其開諭之正一事而言耳非論其全體也若論其全體則狄公分明枉己龜山何以謂之不枉己耶孔子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又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此等皆指一處而論非論其全體也若以此言爲局眞以子產爲成德君子臧文仲爲不仁不智之人則無乃失其旨耶王莽之簒漢武氏之稱帝一也若使王莽雖稱皇帝以子嬰爲太子終傳於子嬰則漢家羣臣當事莽如漢帝以待子嬰之立耶抑舉兵以討不當立者耶以此義推之可見也孔子曰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者雖不可及若知恥自愛者則必不爲狄公矣夫子大管仲之功而稱其仁先儒大狄公之功而許其忠其旨一也

愚之論狄公如此反覆者只爲狄公迹雖屈而心則正恐後人效其迹而不學其心爲失節之人耳若狄公之心不可取則乃揚雄也何足置齒牙間哉足下取其心而欲幷其迹而許之無乃太過乎心迹之不同已非儒者矣愚非敢慢於前賢而有是說也義理之論不可模糊不明也既非儒者而屈迹如此則足下所謂人臣之正者無乃過耶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如王陵者雖非儒者迹不屈者也

答成浩原 庚午

日者入城巧違竟不做一場佳話追思惘然今承下書示諭諄複深荷厚意且承周急之惠尤爲感仰其

麥從當取來爲計且中珥之舉此事勢頗逆致人言不少至於朋友中多有不相曉者此亦命也自古休官者必有退歸之地而珥則京家之外無所於歸既已退歸則宜與妻子相攜而珥則妻妾離散祭祀最爲重事而珥則無可祭之資簞瓢足以自樂而珥則無半頃之田此數者皆事勢之至難必有權宜善處之道而觀珥者皆執常規而相責宜乎瑕疵之疊見也曩見雲長傳吾友之言深以珥累於妻子爲尤云此果然耶若然則吾友之見偏於高潔非中正之道也夫累於妻子而受無禮義之萬鍾則固非也若棄妻子而獨潔其身則是果何見耶雲長景曾若以珥

爲見忤於流俗而休官則此言亦太儱侗非知珥本
意也珥之應擧求官本爲祿仕也中間被虛名所誤
謬入淸班心事相違與世矛盾向前一路荊棘蕪穢
抑塞無聊之際適因祖母之病棄官東歸閒居之中
取論語而讀之似有省悟因思學不足而濫居行道
之職一日不可處也遂爲辭尊居卑之計始辭臺官
又辭講官以疾求遞不可達情故去冬陳疏乞解官
未蒙 允兪又以病遞復棄兵郞而歸珥之本意只
辭行道之職而已非掛冠長往竝與祿仕而棄之如
吾友所見也亦非全無省悟偶然辭職如雲長景魯
所見也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如珥
者無道可行此所深恥也若一邑一郡足以少施所
蘊則吾不辭也且退歸之後只承 召一來耳奚至
於數乎陳疏至三只乞解官而已非有所求望於
上則豈交淺言深之例乎朱子初年辭職亦非移疾
也且朱子之官皆不緊之職非珥侍從之類也使珥
不以疏章悉陳情悃而每用移疾則恐於君臣之義
有所未盡而流於世俗糊塗之見也但珥疏之上反
承踰分之 恩命跼蹐無以措躬用是不能隨卽呈
病黽勉過一朔一接 天顔然後解官下歸爲計雖
黍之約當在九秋耳大抵觀人甚不易一抑一揚不
可率爾吾友曩日觀珥太高故疑之亦太過皆非中

道也虛心察理以權事物之宜則觀人亦不失而格致之功在是矣

答成浩原 壬申

聖賢之說或橫或竪各有所指欲以竪準橫以橫合竪則或失其旨矣心一也而謂之道謂之人者性命形氣之別也情一也而或曰四或曰七者專言理兼言氣之不同也是故人心道心不能相兼而相爲終始焉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則兼四端道心之微人心之危朱子之說盡矣四端不如七情之全七情不如四端之粹是則愚見也人心道心相爲終始者何謂也今人之心直出於性命之正而或不能順而遂之間之以私意則是始以道心而終以人心也或出於形氣而不咈乎正理則固不違於道心矣或咈乎正理而知非制伏不從其欲則是始以人心而終以道心也蓋人心道心兼情意而言也不但指情也七情則統言人心之動有此七者四端則就七情中擇其善一邊而言也固不如人心道心之相對說下矣且情是發出恁地不及計較則又不如人心道心之相爲終始矣烏可強就而相準耶今欲兩邊說下則當遵人心道心之說欲說善一邊則當遵四端之說欲兼善惡說則當遵七情之說不必將枘就鑿紛紛立論也四端七情正如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本然

之性則不兼氣質而爲言也氣質之性則却兼本然之性故四端不能兼七情七情則兼四端朱子所謂發於理發於氣者只是大綱說豈料後人之分開太甚乎學者活看可也且退溪先生旣以善歸之四端而又曰七者之情亦無有不善若然則四端之外亦有善情也此情從何而發哉孟子擧其大槩故只言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而其他善情之爲四端則學者當反三而知之人情安有不本於仁義禮智而爲善情者乎(此一段當深究精思)善情旣有四端而又於四端之外有善情則是人心有二本也其可乎大抵未發則性也已發則情也發而計較商量則意也心爲性情意之主故未發已發及其計較皆可謂之心也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其發直出於正理而氣不用事則道心也七情之善一邊也發之之際氣已用事則人心也七情之合善惡也知其氣之用事精察而趨乎正理則人心聽命於道心也不能精察而惟其所向則情勝慾熾而人心愈危道心愈微矣精察與否皆是意之所爲故自修莫先於誠意今若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則是理氣二物或先或後相對爲兩歧各自出來矣人心豈非二本乎情雖萬般夫孰非發於理乎惟其氣或揜而用事或不揜而聽命於理故有善惡之異以此體認庶幾見之

矣別紙之說大槩得之但所謂四七發於性人心道心發於心者似有心性二歧之病性則心中之理也心則盛貯性之器也安有發於性發於心之別乎人心道心皆發於性而爲氣所揜者爲人心不爲氣所揜者爲道心

附問書

霖陰不止想惟道况清和否傾仰不自已前稟別紙乞答示何如今看十圖心性情圖退翁立論則中間一段曰四端之情理發而氣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揜於氣然後流爲不善七者之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而滅其理則放而爲惡云云究此議論以理氣之發當初皆無不善而氣之不中乃流於惡云矣人心道心之說既如彼其分理氣之發而從古聖賢皆宗之則退翁之論自不爲過耶更望於此痛加血戰極意消詳以解鈍澁之惑千萬至祝

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二名何歟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理氣之發不同而危微之用各異故名不能不二也然則與所謂四端七情者同耶今以道心謂之四端可矣而以人心謂之七情則不可矣且夫四端七情以發於性者而言也人心道心以發於心者

而言也其名目意味之間有些不同焉幸賜一言
發其直指何如人心道心之發其所從來固有主
氣主理之不同在唐虞無許多議論時已有此說
聖賢宗旨皆作兩下說則今爲四端七情之圖而
曰發於理發於氣有何不可乎理與氣之互發乃
爲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見亦自正當耶然氣隨
之理乘之之說正自拖引太長似失於名理也愚
意以爲四七對擧而言則謂之四發於理七發於
氣可也爲性情之圖則不當分開但以四七俱置
情圈中而曰四端指七情中理一邊發者而言也
七情不中節是氣之過不及而流於惡云云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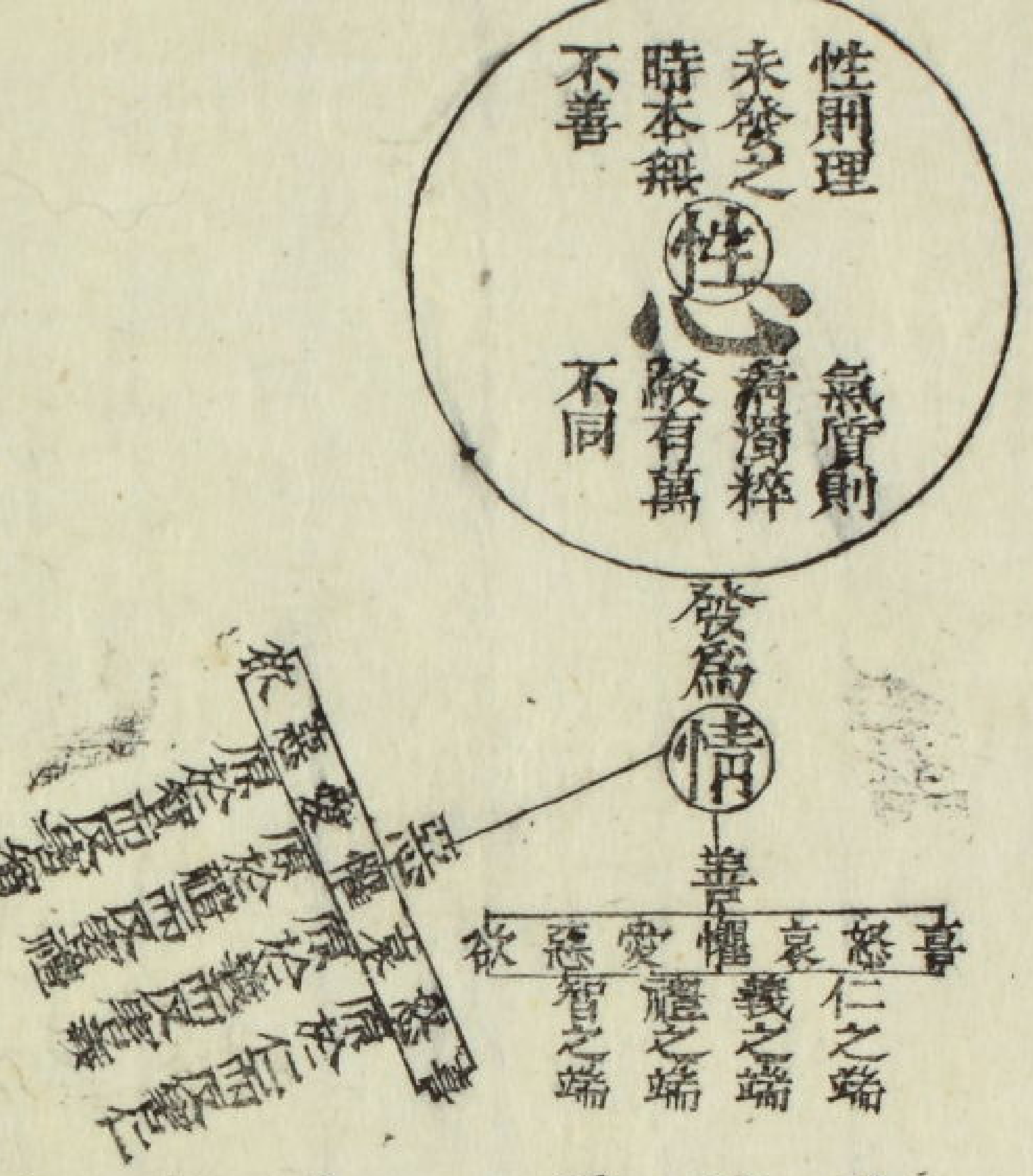
混於理氣之發而亦無分開二歧之患否耶幷乞
詳究示喩

答成浩原

未發之體亦有善惡之可言者甚誤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中也者大本也安有善惡之可言耶衆人
之心不昏昧則必散亂大本不立故不可謂之中也
幸於一瞬之間或有未發之時則卽此未發之時全
體湛然與聖人不異矣惟其瞥然之際還失其體昏
亂隨之故不得其中耳其所以昏且亂者由其拘於
氣質故也若曰拘於氣質而不能立其大本則可也
若曰未發之時亦有惡之萌兆則大不可蓋其或昏

昧或散亂者不可謂之未發也

心性情圖



善惡之情無非感物而動特所感有正有邪其動有中有過不及斯有善惡之分耳

此情之發而不爲形氣所揜直遂其性之本然故善而中節可見其爲仁義禮智之端也直發故直書

此情之發而爲形氣所揜失其性之本然故惡而不中節不見其爲仁義禮智之端也故橫書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曉人深切八字打開處也其所謂理者指其乘氣流行之理而非指理之本然也本然之理固純善而乘氣流行其分萬殊氣稟有善惡故理亦有善惡也夫理之本然則純善而已乘氣之際參差不齊淸淨至貴之物及汙穢至賤之處理無所不在而在淸淨則理亦淸淨在汙穢則理亦汙穢若以汙穢者爲非理之本然則可遂以爲汙穢之物無理則不可也夫本然者理之一也流行者分之殊也捨流行之理而別求本然之理固不可若以理之有善惡者爲理之本然則亦不可理一分殊四字最宜體究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釋

氏之以作用爲性而倡狂自恣是也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荀楊以性爲惡或以爲善惡混者是也昨書以爲未發之時亦有不善之萌者更思之尤見其大錯吾兒之不識大本病根正在於此未發者性之本然也太極之妙也中也大本也於此亦有不善之萌則是聖人獨有大本而常人無大本也孟子性善之說爲駕虛之高談而人不可以爲堯舜矣子思何不曰君子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乃泛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耶千萬不是切宜速改

右議論間有先賢所未發者不遇吾兒未易辨論至此於此相合則無所不合矣今世之所謂學者豈無聰明才辯之人哉可語此事者殊不多見見此論而不怪笑者亦鮮矣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九